

串门的日子

王溱

不知是年龄的原因,还是怀旧的思绪日增,很想去串门。找亲戚,找朋友,找邻居,找同事,找所有想见的人。不过想归想,真的要付诸行动了,又迟疑起来。自己的欲望强烈,别人也是如此吗?一厢情愿难以两情相悦,愿望只能藏在心底。

然而往日的场景时时在眼前出现,念想的人总是在脑海里跳动。

小时候住在大杂院,简陋的条件,逼仄的环境,夜里大声咳一声,全院都能听到,隔日询问、关心声一定会不绝于耳。让人感动,也让人无奈,甚至有点“恐惧”。不过彼此彼此,也就无所谓了。

上世纪中叶,物质条件相对窘迫,文化娱乐生活贫乏,串门就成了人们的主要乐趣。吃罢了晚饭,稍作收拾,大院一些人会不约而同到一些人家去。这些人家既有一定的吸引力和魅力,也乐意接纳众人且喜欢热闹。

泡上一壶廉价的茶叶,偶尔某个邻居也会带点好茶,用信纸或者报纸随便一包,完全不讲究,却喝得有滋有味。一包茶能喝整整一晚上,直到茶叶泡得发白,倒出的是略带残色的白水才作罢。有时会有一根青萝卜,洗净切成块,人少切大块,人多切小块,分配得绝对公平。

除了邻里之间串门,亲戚、同事、同学之间相互来往的也很多。母亲是教师,一些学生家长也来家里串门,一回生二回熟,常了,根本看不出是师生之间建立的关系,还以为是多么亲近的朋友呢!

凑一起就是拉呱。内容宽泛,但没有主题,想起什么说什么,话头一引,七嘴八舌,各抒己见。不过,“越界”“出轨”的话是禁忌。好在都是平民百姓,除了道听途说的一些小道消息,说“规矩”话是自觉行为。

拉家常最安全也接地气。柴米油盐酱醋茶,老婆孩子,公公婆婆,丈人舅子,同学同事,人间琐事是说不完的话题,光周边的人就足够说上一辈子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一家三四个孩子属正常,六个七个也不算多。我有一个同学家里九个孩子,加爹妈十一口。放在今天足以惊掉一些人的下巴,但在是当时无人大惊小怪。

说的最多的还是身边的事。信息闭塞,外面的世界很难了解,别说国外,就是相隔几百里几千里的地方有个什么新闻,电台若不播,报纸若不登,谁也不会知道。但发生在身边的事却一目了然,自然就成了主要话题。绯闻最敏感也最能吊起人们的胃口,每说到此类话题,有时孩子们都会满脸好奇凑上前。其实有些所谓的男女之事就是正常的异性交往,但经过添油加醋,演绎推测,就变成了“神神秘秘”。

“奇闻异事”毕竟有限,但老王家置办了个五斗橱;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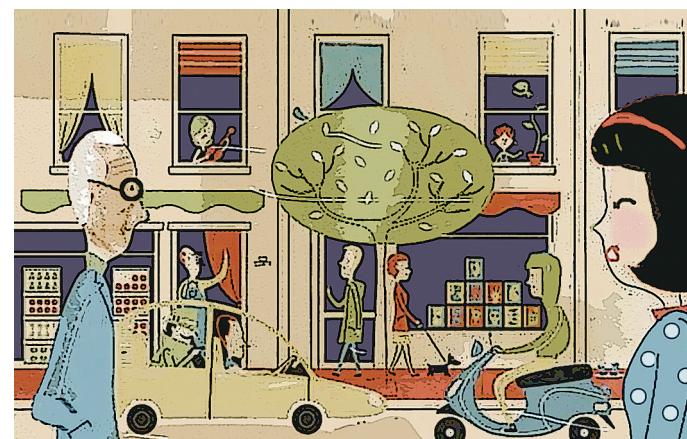


插图 阿占

李大个子家闺女当了车间小组长;孙大娘出门被三轮车碰伤了;还有隔壁院里的陈家儿子在部队提干了;这些随时发生在眼前的事,似乎永远说不完。有时说着说着,突然有人提议:咱去看看孙大娘吧!“呼啦”一下子,大家站起来就走。有时正喝着茶品滋味,门外传来孩子的哭叫声,打开门再听,马上知道是谁家在打孩子。“哪能这样啊,孩子再不对也不能打啊!”“劝劝去!”哭声很快消失了。

串门拉呱也并非都是正能量,对别人品头论足,说三道四,在我们那里叫“插舌舌头”。管不住嘴自然会得罪人,甚至招惹是非。所以有点素质的人从不参与背后议论人。不过大杂院毕竟“杂”,“阳春白雪”懂得珍惜自己,“下里巴人”却把庸俗、无聊当作乐趣,好在这样的人掀不起什么浪头。

有了电视,再有了电话、电脑、微信,大杂院变成了高楼大厦,邻居的概念也随之改变——同住一层楼,甚至还不知道彼此的尊姓大名,形同陌路人。串门,成了人们的记忆,在脑海中戛然而止。

其实许多人很想去串门,特别一些上了年纪的人,想找从前的邻居,曾经的好友,谈谈天,说说地,吹吹牛。不要打电话那种相隔千里的感觉,也不要上网聊天那种缺乏情感的滋味,就想面对面。人与人直接交流所产生的火花,能照亮对方,也能温暖人心。遗憾的是这种愿望现在不容易实现。毕竟人们的生活观念、方式、环境、需求变化了。

怀念串门的日子。过往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,但留给人们的记忆却难以忘怀,相信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不会就此变得淡薄、疏远,一定还会通过另一种形式重新延续。

投稿邮箱
wanbao3679@126.com

每周六刊

青潮

城市秀场

新年音乐会 (二章)

崔均鸣

01 马克西姆:出埃及记

时间之网,从天而降。

天地之间,大雪弥漫。篝火中一段浪漫的舞蹈,略显魔幻。那些信仰之光,在夜色逼近之时也渐次抵达。

跟随着骆驼的脚步,逶迤而坚定地走下去。

这将是你正确的选择。

如潮的喧哗里,一条小船泊靠在不远的远处。

等你来。

命运面前,每个人的面目都清晰而妖娆。

即使匍匐在埃及艳后华丽的石榴裙下,也要整理好凌乱的思绪,于飘零的落叶里静心祷告。

那些先哲留下的箴言,如雷贯耳。

耐心倾听着大海有节奏的呼吸,念想着远方的亲人和朋友。独享这份冬日里的暖阳,把一段平静的光阴小心收藏。

无言的雪在脚下,寒风还在耳边呼啸。

一只孤独的白天鹅见证了这个庄重的时刻。

02 肖邦:浴火重生

闪电撕开沉重的天幕,大地在痛苦中颤抖。

天火终于降临,那些森林和旷野无一幸免地沸腾。此时此刻,你无法置身事外。沉默和旁观,都是可耻和可怜的。

燃烧那些枯枝败叶,让他们的灰烬化作漫天飞舞的蝴蝶。

埋葬这个夜晚,让冲天的焰火照亮内心真实的世界。

即使伤痕累累,险象环生,也要坚定地奔赴这场摆满牺牲的盛宴。

无怨,无悔,或无畏。

在关键的节点上,向死而生是你既定的宿命。

地底的火山,在沉默了许久之后开始喷涌。

岩浆横流,热气升腾,巨大的蘑菇云遮天蔽日。

我宁愿相信这是一个朝霞灿烂的清晨——

落满灰烬的大地上,将长出绿油油的小草。放眼四顾,一些曾经熟悉而善良的兄弟和姊妹,在春风荡漾的季节里高声吟诵着干净的赞美诗。

花儿一样,如期出现……

人生印记

冰雪忆流年

姜宝凤

雪地上奔跑,十分有趣。如今想想,真羡慕现在的孩子能在专门的冰雪运动场地里玩,那里不仅有各式各样的滑雪板、滑冰鞋,还有滑雪服、头盔、手套、护腕、护膝等保护装备。那时,我和小伙伴们每次玩雪、滑冰回家,棉裤和棉鞋都是湿漉漉的,免不了要受父母的一顿责怪,有时屁股上还要挨上几巴掌。可是过后还是抵挡不住诱惑,只要父母亲忙于家务,我就又偷偷地溜出去了……

玩累了肚子也饿得咕咕叫,我们这群调皮的孩子中不知谁喊了一句“吃冰锥去”,就个个顶着冻得通红的小脸,不时的吸溜着鼻涕,纷纷跑去屋檐下找冰锥。那时候农村大部分的房子都是土瓦屋,雪后随着阳光的照耀,屋顶的积雪慢慢融化沿着屋檐珍珠似的断断续续流淌下来,经寒风一吹又形成了一根根细长的冰锥。灰色的瓦片边缘吊着剔透的冰锥,给乡村又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。我们小孩子常常会用木棍把冰锥敲下来咔嚓吃,好像现在的孩子吃冰淇淋一样香甜。当然,闲不住的我们也抓过鸟雀。在雪地里扫开一片空地,用木棒支起一只竹筛,下面撒些麦粒,一根细绳拴住木棒拉出很远躲在草垛后面,这是为鸟雀精心设计的“陷阱”。小鸟机警,防范心重,在筛子旁逡巡很久,东瞅瞅西望望,不会轻易进去。有时偶然到了里边,趁那鸟儿低头专心吃食的时候,用力一拽绳子,那竹筛就罩住了未来得及逃掉的鸟雀……

似乎就在这样的快乐时光里,时间飞快地走过了一个又一个冬天,雪花飘来,又悄然而去。成长如风,带走了童年也带来了更深刻的思考,那些回不去的地方,有时候叫故乡,有时候叫远方。于是多年以后,对冰雪的向往,几乎成了我每个冬日的奢求。我常想,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,到哪里都是在流浪,自己之所以对一片洁白仍怦然心动,因为那是乡愁的颜色,更是对冰雪流年难以忘却的情怀。

只要雪一停,我和小伙伴们就会跑进雪地里,或堆雪人,或打雪仗。记得那时,我可是打雪仗的高手,总能灵巧地躲过别人扔来的雪球,所以分组的时候小伙伴们们都争抢着拉我入伙。雪球四处飞,我们兴奋地跑着,天地间回荡着我们的笑声。那时候我们还特别喜欢玩一种叫“溜火车”的游戏。在一条被人们踩得明亮光滑的冰雪小路上,我和小伙伴们排成一队依次蹲下,大孩子在最前面当“火车头”,后边的人要抓着前边人的衣服,最后一个人要先把“火车”往前推,推到一定的速度后再赶紧抓着前边人的衣服蹲下,我们就犹如一条“贪吃蛇”般蜿蜒向前滑动。若火车头或者中间某一人摔倒,则会连带着让其他人也滚落在雪地上,引得大伙哈哈大笑,好不热闹。

除了“溜火车”,我们也常去打麦场玩“拉大车”滑雪。在农村,家家户户都有打麦场,秋收时用来堆放收割回的庄稼和晾晒粮食,但一到冬季大部分的打麦场都空闲着,既平坦又宽敞,下雪之后是理想、安全的滑雪之地。我从家里带来一块大小适中的方木板,双脚一盘坐在上面,前头拴上一条绳子,小伙伴拉着绳子带着我在